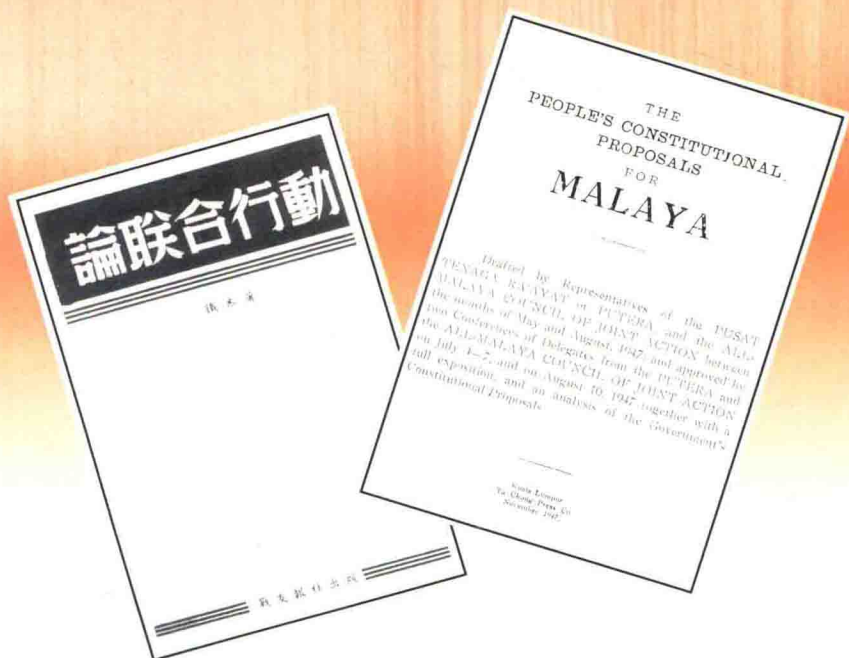


马来亚民族运动 史料选辑 (下册)

(1945年8月—1948年6月)



编者：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

马来亚民族运动 史料选辑



编者：朱齐英

马来亚民族运动 史料选辑

(下册)

(1945年8月-1948年6月)

-
- | | | |
|------|---|---|
| 编 者 | ◎ | 朱齐英 |
| 出版者 | ◎ | 马来亞劳工党党史工委 |
| 联络电话 | ◎ | 03-2145 1550 |
| 承 印 | ◎ | POLAR VISTA SDN. BHD.
15, Jalan 6/118C,
Desa Tun Razak,
56000 Cheras, Kuala Lumpur.
Tel: 603- 9173 1434, 9173 1436 |
| 出版日期 | ◎ | 2009年7月25日 |
| 定 价 | ◎ | RM25.00 |
| ISBN | ◎ | 978-983-43161-4-3 |
-

目 录

1947年史料

给编辑的信：林亚亮是公害？	3
芭口事件报告书	6
“不景气”的星选民登记	11
10万树胶工人总罢工	13
甲68社团联电英庭抗议	16
论联合行动	21
可以联合吗？	93
马共中央拥护新宪法草案声明	95
时代前驱报论新宪法草案	98
张明今群众大会的演词	100
论总罢业	104
评马来亚新宪法草案	106
好讲不好听——评大总督的广播演讲	108
保证总罢业成功	112
全民一致总罢业	114
退伍同志总会为响应总罢业告全马同志书	116
马联及行委联合提出10建议	118
制定马来亚人民旗帜	121
煤炭山矿工动态	125
余柱业答政制诸问题	130
陈祯禄筹组马华联盟	132

胶统对工资问题的谈话	134
公民权即国籍	136
人民旗帜升旗礼	139
退伍同志会第3届全代会	142
马共代表张明今、刘一帆联合声明	145
新年再励	149
一年来的马来民族运动	152
战後马来青年运动	156
谈马华文艺	160

1948年史料

职工会应多做些甚麼	169
一九四八年将如何	172
马华必须团结和组织起来	176
马共反对联合邦宪法实施	178
沉痛的抗议 积极的斗争	182
马共代表张明今书面谈话	184
马华文艺论争的诸问题	188
回教新教派斯芒莪大会	195
民族解放青年团宣言	198
为泛马职工代表大会而作	201
在变化中的当前局势	204
认识形势 掌握方向	209
注视农民的斗争	217

1
9
4
7
年

给编辑的信：林亚亮是公害？

郭炳清

1947年8月

新加坡共产党代表林亚亮在逃离警察拘留所及使用暴力的罪名下，被判处1年监禁。宣布判决前，新加坡第一高等法庭主席布里格斯中校（Wing Commander E.A. Briggs）针对林亚亮的文告作出回应。回应中，布里格斯中校中发表了若干有关“2月15日事件”的论点。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不挑战这些言论的真实性。

在尝试解释为何当权者拒绝发出准证予2月15日的集会与游行时，布里格斯中校给了下列的两个理由：

1. 该集会除了提供机会让出席者悼念已故人士外，也“提供机会让那些恶毒的人，表达他们对英国1942年战败的幸灾乐祸。”

这第一个理由是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谁是这些“恶毒的人”？肯定的，不是勾结者，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当然高兴都来不及！除开那几个可以随心所欲四处走动的日本人，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布里格斯中校所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国家，共产主义者就是显眼的“反英”份子。

然而，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让我们比较一下在日军占领期间，共产主义者与勾结者的活动。让我们确定没有搞错：无论

过去或现在，共产主义者都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他们确确实实从未反英国。相反的，绝大部份的勾结者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日军来之前，表面上他们反日本；日本人来之后，表面上他们反英国。换言之，作为支持勾结的人，他们从未真正地“反”过什么；对他们而言，勾结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艺术，而他们无疑是个中翘楚。

回到布里格斯中校所说的“恶毒的人”，认真而言，假设共产主义者是他所指的“恶毒的人”，那将是污辱他的智力。说到幸灾乐祸，谁会怀疑共产主义者将会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那不只是英帝国主义的战败，他们本身也败在可恶的法西斯主义者手中呵。就道理来说，那么，究竟谁是这些神秘的“恶毒的人”？布里格斯中校大概是无法告诉我们的了，那恐怕连神秘人Sphinx都不是。

至于第二个理由，那不过是他个人的担保，以“说服”我们信以为真。他是否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若当权者发出准证予2月15日的集会和游行，“暴动及骚乱”肯定会发生？或者，他是指那些连存不存在都令人怀疑的“恶毒的人”，会造成这些当权者希望避免的“暴动及骚乱”？无论是何者，我们都不得不再问一次，这些“恶毒的人”到底是谁？

布里格斯中校接着告诉林亚亮先生：“你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是共产主义者”；他之后重申，该集会和游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当权者担心“公共秩序会受到破坏”。如果要使这一切看起来合理，那布里格斯中校一定是指，共产主义者不是被疑为想要制造骚乱的人；而是其他一些未指明的人肯定会利用集会和游行提供的机会制造骚乱。我们再次要问说，这些神秘人究竟是谁，因为我们唯一被告知的事，是他们很“恶毒”，以致想要“表达他们对英国1942年的战败幸灾乐祸。”

然而，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布里格斯中校提到最近在

伦敦举行游行和集会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他说：“在伦敦，有少数人士进行一些无害的古怪行为，这些都不太可能会对任何人造成危害。”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反法西斯战争才结束没多久，一位负责的英国官员竟然会形容英国的法西斯复兴为“无害的古怪行为”。除了这种给英国法西斯份子“面子”的政策会导致的长远结果外，在英国人民对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害依然记忆犹新的时刻，准许法西斯主义游行，真的不会危害公共秩序？

布里格斯中校宣称：“不管怎样，政府有权做这个决定。”他指的是禁止2月15日游行和集会的决定。但是，不到一年前，包括英国在内的50个国家聚首于三藩市，其他事项之外，他们也承诺促进普世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政府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支持上述的决定，能否算是一种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我相信我已充分地说明，布里格斯中校所给的理由根本不成理由。

停笔之前，我要针对布里格斯中校最遭人诟病的言论说几句话。他想要给林亚亮先生一个司法告诫，他说：“你想要显示自己是个烈士，你根本不是烈士，你是公害。”他的言论或是个判决之词，却肯定不具判断力。我认同说林亚亮先生是个讨厌的人，但他却未必是公害。没有一个烈士不是个相对让人讨厌的人，这已是自明之理。举个例子就好了，苏格拉底是个烈士，但对于雅典的庸人和暴君来说，他也是个讨厌的人。如果说一个为了自由和公正而喧哗，有勇气争取自由和公正的人是个讨厌的人，那么，被称为一个讨厌的人难道不值得吗？

芭口事件报告书

(16.08.1947 民声报转载)

4月24日，居林胶工会芭口分会及居林印工会芭口分会，联合签字致函都伯林胶园经理，通知他28日工友在胶园开会，讨论五一庆祝事实，并要求经理参加。

调查团得知28日都伯林胶园经理会见居林警察长，通知芭口分会不准集会，不但为时太晚，而且没有正当理由，这是其後在审判时，法庭也承认会议为合法的。况且五一可是工人的大日子，可以鼓励团结精神及促进改善生活的活动。

当天的会议，由注册职工会的代表参加，他并非园丘工人，他有权参加会议，给工人必要的帮助。所以其後大批警察前往弹压，完全是不法的暴行。调查团调查的结果，认为当天的会议适当，不能指为非法，园丘以外的职工会代表参加会议，不能野蛮的指为侵入者，所以调动大队武装警察，除了震惊工人之外，毫无正当理由。

都伯林园惨案的调查

我们调查都伯林惨案的结果，略述如下：

28日下午都伯林胶园工人集会，至下午3时，到会者3百人左右，除30人左右是华人外，都是印工，其中包括一半妇女和儿童。

会议在4时开始，一致推举著名的檳城印度社会服务的工作

者蒂伐尔任主席，他到都伯林胶园好几次，并非工会会员。此外主席团还有柏利阿萨密、狄勿大斯、格纳逊、林亚苏。格纳逊是居林职工会会员，林亚苏是居林南吉打森林工会的财政，会议时作翻译，其余则为都伯林胶园工人。

会议的演说讨论是在居林庆祝五一节的意义和办法，以及讨论来往车费半价的办法。到6时左右，主席宣布会议结束，若干群众散去走开。就在那时，看到几罗里警察和一辆汽车、一辆吉普车驶来，主席知道一定有事，立刻叫大家坐下，安静等待，这一点其实法庭也加以证实的。

警察长和经理勾结

但在法庭上提出了胶园经理的一封信，因电话不通，故写信告诉居林警察长说250人已在3点开会之外，信末还有这样的话：「既然已通知他们不可开会，所以派大队警察来，一定大有作用。」如果他不带这几句话，我们以为都伯林惨案可能不会发生，他的话是要求维持治安的警察，作为他私人的工具，而警察当局竟也不管会议是否非法，就马上出动大批警察，岂非怪事。

警察一到场，立即按照命令散开，木棍队直冲会场，来福枪队只在60码外把守，然後拍照，工人及其领袖，当时一致保持绝对安静。

警察长失人性毒打林亚苏

警察告诉大家说要逮捕一个外来人之後，林亚苏起立问为甚麽，并且说出他是谁，来此做甚麽，警察长官因此大为愤怒，要逮捕亚苏，亚苏要求他拿出拘捕证明书。於是警察长对此合法要求竟暴跳如雷，失去人性，把亚苏推出椅位抓住他右

手弯向後背，并下命警察把他拖走。亚苏手臂曲向後面，自然疼痛挣扎，而且被人拖着，自然不能走得很快，警察长就说他拒捕，马上用手枪柄痛击他的脑袋。

亚苏的头被打破，血流如注，妇女儿童立刻哭叫起来，警察用木棍打击站起来的人头。於是，工人领袖即使尽一切努力，也无法控制会场秩序，有妇女儿童哭叫，有人企图避免警察木棍，於是有人逃，有人追。若干工人无法再忍受，拾起石子回击，其他的人则高呼「放林亚苏，要捕大家一起捕去」，於是大家跟在拉走的亚苏後面走去。

枪声压不住工人的愤怒

警察长用枪威胁不住喊声，就开枪，接着来福枪队也开枪，警察开枪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的长官开了枪。此时会议主席蒂伐尔走去要求警察长下令停止开枪，警察长却下令逮捕。他说警察不必抓他，他自愿就捕，这样，他和格纳逊就被警察带走了。

後來审判时，警察长说亚苏拒捕，并且对打，然而亚苏却在後脑受伤。而来福枪队也说他们受人攻击，工人要夺枪，还说当时子弹未曾上膛，此时才上，但是请问在这样情形之下，如何可以上子弹并且射击呢？事实上，离开来福枪队最近的人，也在10码之外。

警长手枪是对罗德而发

若干亲眼目睹的人，确定说警察长的手枪是对罗德方面开的，而且看到罗德接着倒地。所有的人，除了当时被拉走了的亚苏未见之外，都说警察长开了手枪。法庭证明罗德被开枪击毙，然而不能证明是那个警察。

审判证明警方行为非法

审判时最有趣的一点是：警察引用法律，说防止或驱散非法集会，有权使用武器。同一个法律，没有秩序时，必须有一个判事长到场，由他决定警察是否要使用武器。然而审判说明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判事长官，所以警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

然而，一切证据都说明集会是和平而有秩序，到场的人无一受到这集会是非法的警告，也并未被通知散开。我们找不出任何警察暴行的正当理由，警察开枪的唯一原因，是都柏林胶园经理所说的「派一大队警察一定大有作用」。

对都伯林园惨案的认识

所以，调查团（1）认为警察的行动全有预谋，从2月28日巴登事件以来，对于他们自己认为非法集会的集会加以弹压，是经过了训练的。

（2）警察袒护胶园经理则企图以维持治安的政府警察，用作达到私人愿望和目的的工具。

（3）警察的行动一开始就极端激怒人，是不适当的和不合法的。

（4）一切後果须由警察负责，而造成这些後果的胶园经理，也负有同样责任。而且，这是明白显出种植人公会会议所布置的，和警察当局勾结以镇压工人的阴谋。

（5）出席会议的工人，并无携带木棍、石子或任何武器。

（6）若干投掷石子的是个别工人，他们对警察暴行不能忍受。早时未曾料及警察攻击，所以未先收集这些东西。

善後办法及保障劳工利益

该团体要求种植人公会：（1）承认工人基本生活调查的权利，胶园也有外界交际。（2）不要以为职工会会妨害种植人利益，因而煽动当局残酷镇压。以及（3）制止那些企图残酷镇压工人活动的狂妄企图。

我们要求政府立刻采取适当步骤，赔偿伤者和死者及其家属。

调查团要求大家保持冷静，求得公众的公正批评，并使行政和警察当局，恢复理智，了解本身为公众服务的责任。

“不景气”的星选民登记

(19.08.1947民声报社论)

到现在为止，战后马来亚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种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马来亚人民已日益普遍的觉醒过来，并联合起来为争取民主作了与作着种种的努力。可是在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又好像用尽种种方法向马来亚人民推销“民主”，叫人民对应有权利不要放弃，星洲的选民登记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星洲的代总督曾到各选民登记处去巡视，使市民提起对登记的关心与兴趣，公众联络部也曾为此事招待新闻记者，同时还准备从事不同花样的宣传。政府当局对市民的应有权利为什么那样关心？原因是星洲各选民登记处自开始以来，大闹“不景气”，日常总是门可罗雀，害得办理登记的人员终日无事可做。上述情形看起来，不是有些矛盾：马来亚人民对其应有权利，曾作不断的努力尚求之不可得，而政府当局却由代总督亲自出马去向市民推销“民主”，公众联络部则好像碰到不景气的商店，正以种种花样去吸引顾客。

事实上，上述情形不能说是矛盾现象，因为马来亚人民所争的民主是要货真价实的，而当局在那儿设法推销的却并不是民主，目前星洲的政治机构，不论以任何的角度去观察，也无法发现些微民主气息，非官方议员名额虽由选民产生，议员（美其名曰人民代表）由选民去产生，如果把这句话完全孤立起来去了解，谁也不能说这不是民主的表现。然而，当我们对事情追问下去时，所谓民主的真实，原来是这样的：非官方议员

在议员总数是极小部分还是大多数？这些非官方议员是否在广泛基础上由选民产生的？星洲行政部分对立法部分负责，还是立法对行政负责？如果非官方议员只居于小部份，他们又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选举出来的，同时，所谓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丝毫也不能起着其“立法”作用。似此，市民对登记选民的兴趣从何提高和从何关心起呢？马来亚人民对选民登记所采的淡漠态度，表明他们对于货色的鉴别力相当高，不容易以假当真的把货物买进来，我们开头说的一些现象并不是矛盾的原因就在这里。

星洲方面不仅要推销其非真实的民主，而且还有其分化马来亚人民民主力量的作用。马来亚人民的绝大多数是要求星洲与马来亚联邦合而为一，反对分而治之。星洲当局要大家去作选民的登记，无非要大家去参加选举，大家如果去登记了，并参加了选举，星洲与马来亚联邦分裂为二，岂不是已成事实？这已成事实的造成，政府当局还可以倒果为因的说，这是出诸市民的“公意”，市民参加选举，就是这种“公意”的表现。因此，马来亚人民对于当前争取民主的努力要处处留神，稍不小心便可能至少在客观上违反了人民与自己的愿望。

胶价步步下跌已多少促使马来亚经济趋于不景气，而星洲选民登记也正在闹着“不景气”。前种不景气是不好的，而后种“不景气”却是极好现象。对于选民登记的“不景气”，我们不知道政府当局有没有因此而引起对马来亚人民民主要求的重新考虑。我们却切望政府能这样做。